

山水人情

曹剑龙

多年前,与一摄影朋友去贵州采风。晌午时分,从山野小径下来,一路走得口干舌燥、饥肠辘辘。我俩上山带的纯净水早已见底,扔掉瓶子后,坐在四岔路口石条上歇脚。外号胖子的伙伴怕热,喘着粗气,不停用衣襟擦汗。

黔地山深,云雾轻罩。初秋的山风阵阵吹拂,身上稍舒坦些后,四顾皆翠。倏忽,见一紫衣村姑自远处走来。走近才看清她肩挎一只竹篓,篓内盛满山泉洗过的块茎,手中也拿着一段,啃得清脆有声。此物分明不是莲藕,又不像芋头,皮色灰不灰黄不黄。在城里从没见过,直教人陡生好奇之心。

我站起身来,忍不住问:“这是什么呀?好吃吗?”那女子抬头,俏丽的面容因长时间日晒而显得有些黑红,一双眼睛却清亮。她也不言语,只从篓中拣出两个最大的,往紫衣前襟上用力擦了几下,见未洗干净的残泥没了后,才笑眯眯地说:“你们来尝尝。”她一手一个递上时,满脸柔和,像对待日常照面的邻里乡亲。

谢了接过,指掌触处,犹带山泉的湿凉。我略一迟疑,终是放入口中,“咔嚓”一声,清甜的汁水霎时溢满口腔。又渴又饿的我竟似嚼了一大口山珍,兼有嫩梨之脆、鲜菱之甘,妙不可言。我俩连道好吃,声称以前从未尝过。“你们是太饿太渴吧?”村姑爽朗大笑,“山货不值钱哟!我们管它叫粉葛,是人工栽培的。山上还有一种野生的葛根叫柴葛,生吃涩口,不如这粉葛甜。”咀嚼着意外的清甜,我忽然省悟:她那衣襟上的一擦,实是山民特有的待客之道。在这深山僻壤,瓜果哪怕仍沾泥带尘,非但没使人嫌不卫生,还能吃出别样的滋味。归途上,齿颊间犹存回甘。想我久居闹市,吃果瓜前必经浸泡洗濯,大多还要削皮,其实反倒失其本真。而普通的山野葛根,但凭往衣襟一拭而食,却得天地之

养的本味。可见洁净与否,不在表皮,而在内里。那份衣襟上生发的甘甜,悄然摄入我此行最美好的底片。

我还想起更早些年的一次游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趁国庆节假期,我们去湖州双林古镇开展活动。水乡古镇景色宜人,我们一众欢声笑语,左顾右盼,在河道的石桥上观察角度,准备拍合影。正坐在沿河屋门口,一位择菜的大嫂见状,快步奔了过来,上前把晒在河边木制竖架上的棉被,抱起收拢。回屋时,她走了几步折返,再将笨重的木架拖到远处。我连说“不碍不碍”,她却和善地露出一口白牙,似带一丝歉意地朝我们笑笑。其实,因古镇没有其他游客,我们取景很随意,根本不用去移动河边的木架。乡民出自本性的纯真和质朴,着实令人感慨。

多少载过去,这一幕幕仍无法忘怀。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回想,记忆中的山水本真、人情甜美,恰似这天地间金风玉露一般,尤为珍贵。



拍客



悠悠白天鹅

冯小川 摄



冬日可爱

徐闻见

向来是惧怕冬天的,因为彻骨的冷。还记得,年少时曾衣着单薄地在北方小镇的冬夜游荡,整个人冻得快化作冰雕也未曾找到一家营业的商场,这才领悟到,原来寒气是真的可以裹挟住五脏六腑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。至此,对冬天的印象就几乎浓缩在那个夜色迷蒙的冰天雪地里,以至于每逢冬天,我最爱开的玩笑就是指责老天对我要流氓——“冻”手“冻”脚。

然而也是喜欢冬天的,因为阳光的暖。

侵略性极强的烈日,一到了冬天就转了性子,像是位脾气暴躁的千金小姐面对心爱的人时,忽而矜持得说不出话来。每逢有暖阳的冬季周末,我常无所事事地躺在阳台上晒半天日光浴,不由得想起《左传》用“冬日之日”形容和蔼可亲的人,以至于杜预在注释里写“冬日可爱”,心情也顿时“可爱”起来(虽然这两个可爱不是一个意思),总觉得身上像披着一件暖烘烘的摇粒绒,每一粒光线都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身上)。

这时才明白,原来世间万物讲究阴阳相照,人生之所以会有数不完的坎坷,是因为只有经历过真正的低谷,才会珍惜平凡日子的难能可贵。

在我的生命中,曾有过一段灰暗的时光,那些时光充斥着蓝白色的条纹、消毒水的味道以及监测器的滴滴声。白天,我总是佯装没心没肺,向病床上的人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;可一旦进入深夜,无数个难以自答的疑问就织成一张细细密密的网,将我裹入与世隔绝的荒凉。人为什么会如此脆弱?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?漫长而无望的痛苦何时才是尽头?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?彼时,心力交瘁的我偷偷哭过很多次,每每处于情绪崩溃边缘,几乎都靠沉溺于一部影视剧挨过。

美剧《尼基塔》里,女主角尼基塔被美国秘密组织从死囚牢房中救出,培养成间谍杀手;惨遭组织背叛后,她只身踏上报复之路,誓要揭露肮脏的地下活动。我不爱看美剧,却深深折服于尼基塔身上那种螳臂当车的力量,她让我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“欲戴王冠,必承其重”,也让我意识到有勇气面对人生之人才是真正勇敢之人。我始终不明白,剧中人究竟是靠什么信仰才能在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负隅顽抗,可我分明能感受到,相较于他们的境况,自己尚能躺在昏暗狭小的陪护床上安然喘息,本身就是一种恩赐。

活着,便是恩赐。我想,这便是影视与文学作品该有的力量。一个成长于和平年代,被好日子“温水煮青蛙”滋养的年轻人,提前在少年时期经历了沉重的生命议题,又从影视造梦中汲取能量,最终活出了自己的韧劲——在此后的人生中,我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做出了与身边人迥然的选择:我只是看清世故冷暖后依然想坚定地保持真诚善良;我只是不想为了完成任务而轻易步入无爱的情感关系;我只是觉得人生苦短,所以更应该活出真正的自己……我以为,真正的勇士,是能认清生活的重,但依然用举重若轻的方式去轻松地活。

感谢生活让我提早经历了寒冬。哪怕手中这支笔力量微弱,若能为那些深陷泥潭却无力挣扎的人点一把希望的火,便也值得。

谁知道这把火,会不会烧成某个寒冬里可爱的暖阳呢?

雨后早晨

柴惠琴

水滴声断断续续,隐约地还有鸟鸣声。阳台门窗关着,一些声音就被过滤掉了,挤不进来。

穿透并占据整个空间的是寒意。夏季聒噪的蝉鸣早已静寂,它们相似的发言被各种鸟雀替代,即使有时候,同一个品种的鸟儿会突然来一段短暂的合唱。但终归,四棵树上住着许多鸟。

下了一夜雨的早晨,四棵树周围的山上烟升云起,拉近了和天空的距离。

我从窗帘的缝隙里看见一缕浅灰的,江流一样的宁静天空。